

# 绵延不绝的奋斗力量

——美术作品中的延安大生产运动

■刘红

##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延水长流,宝塔巍峨,南泥湾的花儿芬芳。延安,不仅是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摇篮。其中,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一直是文艺作品倾情表现的主题。歌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秧歌剧《兄妹开荒》《军民大生产》脍炙人口。而一幅幅经典美术作品,以图像的形式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既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也是今天我们奋进新时代的一面精神旗帜。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延安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面临极大困难。在严峻的历史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积极响应,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随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1941年3月,遵照党中央指示,八路军第3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短短3年时间,359旅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给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1943年秋,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研究室工作的古元来到南泥湾参观访问,被生机勃勃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深深感染。他激情澎湃,创作了《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又称《八路军生产运动——打场》)。该作品采用全新的木刻语言,构图饱满,生活气息浓厚。作品近景是战士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远景是堆成小山似的粮食,营造出南泥湾一派丰收的景象,把战士们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陕北农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协作,开荒生产。胡一川的《牛犊变工队》展现的就是这种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作品把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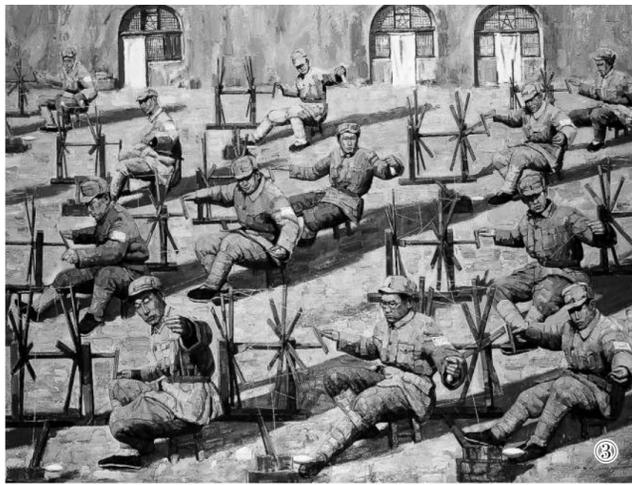
合,画面构图呈对角线延伸,三组牛犊奋力耕耘。作者将刚毅的刀法、粗犷有力的木刻语言与质朴简约的色彩相结合,刻画出边区人民努力生产的激情与干劲。力群的木刻新年画《丰收足食图》,创作于1944年。作品中人物造型丰富,构图对称饱满,色彩明快热烈。作者吸收了年画和民间剪纸的造型特征,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描绘了解放区人民在发展生产的政策下,一家人衣食无忧的崭新精神面貌,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真挚的感情。江丰的《开荒》与夏夫的《打谷场上》《耕种在自己的土地上》,既继承了民间美术传统又融汇了西方现代版画的风格,以写实的木刻语言和黑白影调塑造人物与空间,反映了根据地的新生活和新气象。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在“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口号的鼓舞下,大家都是放下枪便去握镰刀、锄头。第359旅旅长王震,不管工作多忙都会挤出时间去田间地头。第359旅政委左齐,因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手臂无法拿锄头,就给战士们做饭,并挑送上

山。广大营连干部,更是与战士们一同劳动、生产。油画家靳之林上世纪60年代初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的油画《南泥湾》,描绘的就是这种官兵与群众同心协力垦荒、热火朝天并肩劳动的情景。该画由多组画面构成,既有休息、学习的场景,又有生产、战斗的场景。画家构思独特,笔法细腻。他以俯视的构图形式,将近处的劳动场景与远处黄土高原连绵起伏的山峦和纵横的沟壑相结合,微观与宏观并重、简与繁相得益彰,整个画面气势恢宏。作品色调平和温暖,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洋溢着祥和之美,展现出艰难困苦之下,军民不惧困难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女性也积极投入到边区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中。最初,延安妇女解放运动以反对缠足、解除包办婚姻、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1942年后,妇女解放还体现在参加生产劳动、拥军支前等多个方面。边区妇女合作社、妇纺小组、家庭纺织工厂等应运而生。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石鲁的《姑娘纺线》、计桂森的《妇纺小组》、郭韵的《纺纱小组检查质量》等版画作品刻画细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生动再现了那个时期妇女参与到生产建设中的快乐与自信。

除了妇女纺线,延安官兵也学纺线、织布。一有空闲,他们就以天地为厂房、深谷作车间,进行纺线比赛。当时,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同志率先垂范,在军民纺线运动中尽显身手。周恩来、任弼时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戈跃



创作的油画《普通一兵》描绘的就是周总理纺线的情景。后来,这幅作品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是许多人温暖的记忆。仇志海的雕塑《延河长流纺线》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位专心致志参加纺线比赛的战士形象。战士额上细密的汗珠,因紧张微微上翘的嘴角,生动传神。周武发的油画《纺线》用宏阔的笔法,描绘了当时暮天席地、纺车齐鸣的图景,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纺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别出心裁,采取中国画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疏密关系来组织整幅画的结构,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美。画作由50多个人物构成,以毛泽东和王震观看小吴萍纺线为中心,用精练、准确的线条,将人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特别是把小吴萍稚嫩的与笨重的纺车以及领袖的怜爱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纺线飞转,纺车齐鸣,那根根从军民手中拉出的线,千丝万缕,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渲染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气氛,生动再现了人人动手、自力更生的火红岁月。

图①:八路军生产运动——打场(黑白木刻画) 古元作  
图②:帮助群众修理纺车(黑白木刻画) 力群作  
图③:纺线(油画) 周武发作  
图④:延河长流纺线(雕塑) 仇志海作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 慎终追远 饮水思源

■郑学富

乞食扫墓祭品的齐国人,可见战国时期已有扫墓之俗,而形成定制则始于唐朝。唐玄宗将清明扫墓列为“五礼”之一。此后,历代沿袭唐制,把清明节作为春季的一个大节日。民间的祭祖扫墓,《岁华忆语》中曾有详细描述:“祭具曰春山,竹制为提榼,分三层,中置肴浆,饭则转之。另割生肉,曰刀头,以祭山神。祭扫毕,则倾榼,腰以钱,犒守坟人。”从这段记载,可看出南京旧时人们对清明扫墓之重视,祭祀物品齐全,程序也很繁琐,并且对守墓人礼敬有加。由此可见,清明节是人们表达对生命敬

重之情的重要节日。祭奠祖先、感恩纪念、追古怀远,这种传统节日的文化情结,在人们心中已深深烙下烙印,化作民族的共同记忆。“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缅怀先烈,是对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的英烈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清明祭扫烈士墓、寄托哀思成为新民俗。每年清明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来到烈士陵园,悼念缅怀先烈,以弘扬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1955年

清明节,郭沫若凭吊张家口革命烈士纪念馆撰写了一首诗:“烈士丰碑何巍峨,空中荡漾红旗歌。长垂塞上风云占,民族精英永不磨。”这首诗歌颂了先烈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表达了无限崇敬的心情。“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饮水思源,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我们的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凝聚起勇毅前行的动力。

## 创作谈

作为一个爱好写作的军人,我与军旅诗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抒写军旅,讴歌军人,成为我崇高的使命。

1965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给一位越南母亲》。那是越南战争期间,面对鲜血和邪恶,我以诗的方式,发出的一声怒吼。

从第一首诗起,我就感觉到了自己血液的温度。我后来写了很多军旅诗,大都是在激情澎湃、血脉偾张的时候写的。我意识到,没有热血,对国家天下毫不关心、对强敌威胁无动于衷的人,不能写军旅诗,至少写不出好的军旅诗。

军旅诗,应该是枪尖上的灵感、铁马冰河的足音,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豪迈勇毅,黄钟大吕,为人民军队夺取胜利擂鼓助威。

在我的眼里,“界桩不是圣诞树/铁丝网不是花边……一条边境线/连着英雄铜像/纪念丰碑/诗歌琴弦!”(《边境线》)我凭吊古迹,回望历史,心潮澎湃,发出不同于一般游客的感慨:“古炮不是洞箫……坟墓不是古董/铁舰如山/和平鸽与风信旗齐飞/潮声中军歌浩荡/港湾/凝泊着风云和警句。”(《旅顺之思》)

一位火箭军某基地司令员,大半生在深山里为导弹“筑窝”。退休时,他什么也没有带走,只在洞库里选一块石头作为纪念。我为这位老红军战士的故事动容,写道:“对于他/石头/代表雄健/代表强国/几十年厮守深山/为导弹筑窝/一腔热血/凝成这伟岸风骨……一块普通的石头/默默地/证明一个老兵的情愫。”(《石魂》)

1985年,我随一位海军领导远赴西沙,在中建岛种下了一棵椰子树。我培上了半袋从大陆带来的黄土,也把生命种在了岛上,并把诗句献给驻守在这里的天涯哨兵:“相信根须/能从沙砾里获取生存的元素/相信叶脉/能在黄索中弹响豪壮的音符/烈日晒不蔫勃勃生机/风暴雨抽不碎一身傲骨/为了神圣的使命/它毅然留驻/纵然结出的果实/全是孤独。”(《植椰》)我借助椰子树,用诗句诠释生命,那是在长大海站立的顽强生命。

我曾探访天山南北。我的笔墨触及过云天高处的喀喇昆仑:“乘白云而去/驾罡风而回/胸前背后/都是壮美江山/年轻的战士/有生命的界碑/神仙湾/标示军人灵魂的高度。”(《仰望神仙湾》)我体验过北湾蚊子的厉害,那是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出国门前的一处洼地,号称“蚊虫王国”。炎天夏夜,边关斜月,包裹严实、浑身铠甲,和蚊虫作战的战士形若“外星人”。我看着他们巡逻归来,长靴里倒出的汗水,不禁无限感叹:“汗水,汗水,汗水/生命投入汗水里/一次又一次/反复淬炼/锻造/成为无坚不摧和钢铁堡垒/汗水的成份是信念和意志/是边防军人的坚忍和奉献/真想这汗水能流进课本/成为教材,成为营养/培育出新一代卫国的栋梁。”(《北湾的蚊虫》)

我曾行走在青藏线。世界屋脊,大美河山。空间的转换,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军人来说,我的感受是:“一脚踩着太阳/一脚踩着月亮”,日月山,如同高原的第一个台阶。在这里,所有的文字都会伴有军旅的苍凉之美,“一切生存的法则需要重写/日月是沉重的韵脚/一首苍凉的古诗”(《日月山》)。唐古拉山口,一组雕像巍然屹立。我路过时,在白云边留下诗句:“我的祖国/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军人/也总是把最高的荣誉授予军人/无数热血沸腾的生命/凝成了这崇高的雕像/这是一棵棵苍翠的树/扎根在整个青藏高原……他们站在这里/站成了永恒的碑。”(《唐古拉雕像》)

平时,我可能写的是一座山,一个人,一棵树,一朵云,但我的诗的背景必定是整个人民军队,必定有他们的身影和灵魂,也必定只有雄壮军旅才有的博大胸襟和铿锵气韵。在西藏山南的无人区,我邂逅了一个湖,一个岸边只住着军人的湖。此时,我的歌声虽然有些苍凉、苦涩,但仍凸现军人本色,不乏几分豪壮:“雪山把它当镜子/白云把它当浴盆/苍鹰把它当舞池/风是常年的乐队/总在岸边吹吹唱唱/没有名字/亘古冷寂的高原/还未来得及为它命名/如今,人们只有说起一个连队/和连队里生活活虎的战士时/才用极其尊崇的口吻说起它/它是一个捧着军徽的湖。”(《捧着军徽的湖》)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是军

# 军旅诗的底色是热血

■喻晓

军旅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1995年,我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的团队。江西瑞金叶坪有一棵老樟树,历经雷击火烧,仍铁干虬枝,苍然而立。我像阅读革命家谱一样阅读这棵树:“一棵不死的树/坚强的生命/沉郁而质朴/浓绿的叶子上/悬挂着红色的历史……一面永远鲜艳的旗帜/它坚韧的根/连着深厚的土地。”(《老樟树》)兴国县革命烈士英名碑上有名有姓的烈士有23179名。我数着那些远去的星辰,眼睛湿润了:“二万五千里/几乎每一里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他们排列着/像枕木一样/托起共和国的列车。”(《英名碑》)我走过红军第一渡,“瞻望历史的背影”;走过娄山关,“且将英雄豪气,写我新词一阙”;走过彝海,长思“将军和酋长都已远去,惟有故事依然常青”;走过泸定桥,“抚摸着铁索,像一根长长的电话线,通向历史和心灵深处”;走到吴起镇,回眸“苍凉的陕北,演出了一幕震古烁今的戏剧”。我在历史黑色的背景上寻找创世史的演练,寻找一部史诗的开篇,寻找壮丽神奇的风景区。

今年2月,我应“长征副刊”邀约,写一首有关“强军”的诗。写“强军”的诗,我突然眼前电光石火般出现了“热血”两个字。好像只有这两个字,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心境。“呼唤热血/热血是一杯/信念 勇敢 力量/酿成的酒/沸腾/绝不冷却/我们用热血浇灌/鲜花 绿草/和复兴梦想/热血/写诗/写誓言/写尊严/热血是最强大的武器/储存在导弹体内/流淌在鲜红的旗帜上/足够的温度/足够的成色/不能容忍任何妥协与屈服的杂质/激情与日月同辉/意志与山河同在/不再让母亲哭泣/不再让历史流泪/不再让朋友失望/守护住/每一寸土地/每一张蓝图/每一个微笑/中国军人/血铸的神盾。”(《最强大的武器》)节奏急促,锣鼓铿锵,意象纷飞,狂涛奔泻。真的,我觉得胸内一腔热血沸腾。

热血,强大的武器,无敌的利剑。铁板铜琶,慨当以慷。军旅诗应该是热血铸就、青铜铸就,充满豪气、剑气、英雄气。天风海雨,大漠孤烟,同样写山川大地、花草虫鱼,军旅诗人也总是以军人独特而坚定的眼光,审视这个纷繁的世界,喷涌出军人的激情,表达着深切和广大的热爱。我一生在军旅,军旅诗是我精神的寓所。

军旅是青春的方阵,是热血沸腾的年华。军旅诗自然应有浓郁的青春气息。不管你年龄多大,创作军旅诗时,你的心境一定要年轻,要有强健的精神,坚定的意志,恢弘的想象,让文字充满锐气和锋芒。我已年过八十,白发萧萧,但在创作军旅诗时,觉得自己依然年轻,壮心犹在。

## 七彩风

### 雪莲花

■俱鸣 毕宽玲

那是一朵永远  
绽放在雪域高原的雪莲花  
你十九岁就站在高高的舞台上  
那是西藏海拔几千米的高原  
你把青春留在  
格桑花盛开的地方

雪域高原的性格  
塑造了你的人生  
为了祖国你甘愿  
你脚踏白雪覆盖的群山峻岭  
翻越了一山又一山  
你把青春献给了大地  
那盛开的雪莲花  
让你的微笑更加灿烂  
啊!我们的英雄  
祖国的花朵  
年轻的战士  
你是大地的儿子  
人民的骄傲